

浅析麦克尤恩《赎罪》中的创伤与救赎

周晓宇

辽宁大学, 中国·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在主人公布利奥妮的成长过程中, 由于自己的错误给自己和家人都造成了无法逆转的创伤, 深究其原因, 这一错误也有家庭和社会共同作用的因素。麦克尤恩对于创伤的思考, 是对于人类社会的问题以及对人性的关注, 也是其创作的独特和优秀之处。在思索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创伤时, 不仅是关注于作品本身中人物的创伤以及尝试救赎所用的方法, 也是对身处当今社会中迷惘的人类进行救赎, 使我们意识到自己内心之中的创伤, 并且努力补救, 迎接新的生活。

【关键词】《赎罪》; 创伤; 救赎

An Analysis of Trauma and Redemption in McEwan's Atonement

Zhou Xiaoyu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China 110000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the master's announcement of Leonie's growth, due to her own mistakes, she caused irreversible trauma to herself and her family. To investigate the reasons, this mistake also has the factors of family and society. McEwan's thinking on trauma is a concern for human society and human nature, which is also unique and excellent in his creation. When thinking about the psychological trauma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works, we not only focus on the trauma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works themselves and the methods used to try to redeem them, but also on the redemption of the bewildered human beings in today's society, making us aware of the trauma in our hearts, and work hard to make amends and welcome a new life.

[Key words]"Atonement"; trauma; redemption

《赎罪》是英国当代小说家麦克尤恩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被普遍认为是麦克尤恩最好的作品之一。它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罪恶和战争的故事。《赎罪》讲述了主人公布利奥妮在年幼时误认为姐姐塞西莉娅的爱人罗比是强奸犯, 提出指控使他入狱。最终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用一生来赎罪, 塞西莉娅和罗比先后因为意外去世而无法重逢, 布利奥妮一直通过小说书写他们的故事, 在尾声中, 布利奥妮透露她给出了一个虚构的幸福结局, 使他们在自己的故事中重聚了。《赎罪》以四个部分为叙述内容, 以多元繁复的叙述策略讲述一个关于爱与赎罪的故事。麦克尤恩通过主人公布利奥妮的心灵历史重塑, 讲述了几位主人公经受的心理创伤以及逐渐尝试治愈的过程。

1 创伤的基本体现

美国的创伤批评理论学者凯西·卡鲁斯把创伤定义为一场具有灾难性、突如其来而且无法避免的一种经历。^[1]其中, 心理创伤是指创伤事件对个体心理造成的无法逆转的影响, 这种影响可能会伴随人的一生。在经历过创伤事件后, 个体的反应一般具有不可控性, 并且这种创伤性的记忆会通过幻觉、梦境等许多形式进入受伤者的大脑, 导致受伤者一直无法克服创伤, 继而使其反复回忆中再次受到创伤事件的影响, 该导致心理创伤对受伤者的伤害往复循环, 逐渐加深从而会影响其正常的生活。在《赎罪》中, 由于布利奥妮年少无知犯下的错误, 一对相爱的恋人遭受分离的痛苦而且双双离世, 而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由于布利奥妮的一时冲动, 主人公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创伤。

1.1 罗比的创伤

作为一个正直优秀的年轻人, 罗比被布利奥妮指认为强奸事件的罪犯, 而这一切的依据仅是只凭一个小女孩的猜测和模棱两可的证词, 于是, 在罗比满怀欣喜地找到走失的双胞胎并把他们带回家时, 等候着他的却是冰冷的手铐, 他的光明前途也毁于一旦。罗比成绩优秀, 并且打算从剑桥毕业之后继续深造学医, 他从未做过邪恶之事, 更不是布利奥妮口中的强奸犯, 他只是深爱着塞西莉娅, 但却因为身份的自卑而不知道如何表达。在两人互相表明心意的晚上, 罗比却被警车带走, 从此, 罗比的人生境遇发生了惊人的改变和逆转, 他也承受着巨大的打击。

在经历了这场创伤事件后, 罗比开始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包括闪回、人格分裂和逃避。在入狱后他晚上无法入睡, 因为一闭上眼睛, 他就能看到塞西莉娅的家人们听到他是强奸犯时满脸惊恐的表情。以及后来出狱他走上战场, 战场上挂在树上的人体以及被炸碎的小男孩衣服碎片都时常萦绕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在狱中时, 唯一得要允许可以去探视他的异性是母亲, 塞西莉娅每个礼拜都给他写信。罗比还爱着她, 为了让她保持神志清醒, 他把一腔爱意倾注在他的词句上。回信时, 罗比总把自己假扮成以前的那个自己, 甚至撒些谎来试图证明自己的健全。在离开监狱后, 罗比变得很难和塞西莉娅接触, “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怕冷场, 怕尴尬, 怕寂然无声就是她说再会的前兆”^[2] (p181) 罗比甚至甩开塞西莉娅向自己伸过来的手。他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因为他担心两人之间的一切都仰仗数年前在藏书室的几分钟会太过于脆弱。更为不幸的是, 罗比还没来得及治愈自己的创伤就在战场中牺牲了, 去世在军队撤离前一天, 在能得到美好生

活的前一天，他的一生都在受着创伤的折磨。

1.2 塞西莉娅的创伤

随着罗比银铛入狱，塞西莉娅也看清了家人们的冷漠自私的态度。她的表现是逃避，她每个星期都给罗比写信，逃离了家庭和家里断绝了关系，她再也不和父母兄弟说一句话，而且成为了一名护士开启新的生活。塞西莉娅明白，使罗比入狱的原因不仅仅是妹妹的证词，而是她全家人的势力，正是他们在鼓励布里奥妮，不给她反悔的余地。父亲除了工作什么都不想管，利昂只是个软弱无用、对谁都点头称是的傻子，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事情不受打扰就行，完全不在乎其他人。面对这样的家庭，塞西莉娅选择逃避和远离，带着对新生活的幻想和对恋人的爱，她不幸丧生在地铁站爆炸中。

1.3 布里奥妮的创伤

作为整个悲剧事件的始作俑者，布里奥妮自己也深受其害，一生与愧疚和创伤为伴。在小说的最开始，布里奥妮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她浪漫而富有想象力，喜欢创作剧本，在她的小小世界中是不允许有邪恶的事情存在的。她不知不觉的喜欢上了罗比，所以在发现罗比给姐姐写得露骨的信件后，她认为罗比背叛了自己，尤其是在看到图书馆两人亲密的一幕时，她纯真的世界中认为罗比是个变态，所以她自己为是地保护姐姐塞西莉娅和罗拉，冷漠地质控出罗比为强奸犯。在做了伪证后，布里奥妮内心忐忑不安，虽然成功把罗比送入监狱，但她的下半生一直活在罪恶和自责中，饱受着记忆闪回和自残的折磨。

布里奥妮一直被创伤记忆牵绊着，“接受审问、在陈述和供词上签字、等在法庭门外感到敬畏不安，出于愧疚，她不时地自我折磨，将一个个细节穿成无休无止的圆圈，一串需要一生去拨弄的念珠”^[2] (p153) 布里奥妮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后开始自我折磨，她放弃了去剑桥学习的好机会，成为了一名护士照顾前线的伤员。她把自己的一切精力投在战地护理中，在这个充满鲜血和罪恶的地方，她把伤员想象成罗比一样照顾，试图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工作以减轻自己心中的愧疚和罪恶感。她坚持小说创作，但创作的原因不再和小时相同，布里奥妮通过小说创作书写自己的罪恶，但每次写到自己撒谎的部分，她便写不下去反复地重复这个过程折磨自己，最后终于受到感化写出真相。战争也是布里奥妮创伤的一部分原因，在布里奥妮自己所写的故事里，战争的残酷场面占了很大一部分，比如挂在树上的人腿、被炸毁的房屋等。罗比和塞西莉娅的去世也让她意识到，即使自己再努力补救错误，也不可能得到两人的原谅，布里奥妮只能救赎自己。

2 创伤表现的成因

2.1 亲情的缺失

和往常的夜晚一样，父亲借口忙于工作不归家，母亲借口偏头痛躺在卧室房中，家里管事的责任自然就落到了塞西莉娅的肩上，她暂时充当了女主人，而布里奥妮打算用戏剧欢迎即将到来的一行客人。于是，在故事的开始，这一个看似完美和谐的上等

家庭便以这种分崩离析的形式出现。孩子没有父亲疼，妻子没有丈夫爱，父亲在家庭中的长期缺席也造成了母亲的心力交瘁，使艾米莉无暇顾及孩子们的生活和心理。塞西莉娅对这样的家庭感到窒息，她自身也是一个矛盾体的结合，一方面她想逃离这样的家庭去外面居住，可另一方面又觉得家里需要她的支撑。在布里奥妮创作的戏剧中，男性形象要么是颤颤巍巍的父亲，要么是懦弱的伯爵，这一形象也是对长期不负责任的父亲和软弱无能的哥哥的真实写照。表姐罗拉和双胞胎兄弟也是破碎的家庭的受害者，由于父母离婚，她们三个孩子被送到布里奥妮家中暂住，罗拉身上有着与她年龄不符的风情，“她洒了很多香水，换了一件绿色格子的棉布裙，穿着凉鞋的脚上戴着一条脚链，脚趾上涂着朱红的指甲油”^[2] (p10)，以及她在与巧克力大亨聊天时的调情和卖弄风情，都为后面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下，布里奥妮极少受到关注，所以她极其渴望得到家人的重视和认同。原生家庭使布里奥妮构建自我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亲情的缺失对她造成了永远无法抚平的创伤。^[3]在初次看到花园水池边穿着暴露的塞西莉娅和罗比时，她感到好奇和不解，姐姐在她心中是母亲的代替，这一幕让她觉得自己被排斥在了姐姐的生活之外。加之对罗比的暗恋，她的心里又觉得遭到了背叛。所以，在她看到罗比写给塞西莉娅的露骨信件和藏书室两人亲热的一幕时，她所受到的这两种打击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在她这个年纪里，由于缺少正常家庭中父母的陪伴呵护和教育，她觉得性关系是罪恶而不可饶恕的，认为罗比是控制不住自己癖好的坏人。在目睹了强奸事件后，虽然她观察的模糊不清，但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认为强奸犯除了罗比以外别无他人。虽然布里奥妮对罗比的控诉疑点重重，有时说的甚至并不是基于亲眼所见，但她觉得自己是在保护受害者的罗拉表姐，也是一个让家人对自己能力认可的机会。庭审进行的很快，而布里奥妮却好似一个被架在绞刑架上的囚徒，无法控制自己和事情的走向。

2.2 阶级的不平等

如果说布里奥妮是这一创伤事件的始作俑者，那周围人的冷漠无视甚至帮凶便是更有力的推波助澜。罗比身为布里奥妮家中佣人的儿子，由于人品正直和成绩优异，一直被布里奥妮在政府身居要职的父亲欣赏并提供给他资助上学。在学校里，罗比和塞西莉娅都是自由而平等、共同追逐梦想的有志青年，但回到家中两人的阶级地位便显示出来，这也是罗比自卑没有勇气追求塞西莉娅的原因。在强奸事件的指控发生后，父亲选择不予理睬继续工作不回家，其他除了塞西莉娅的所有人都选择相信她带有颇多疑点的表述，“就在数天，不，数小时之内，整个程序进行的很快，根本不在她的控制之内。”^[2] (p149) 布里奥妮的话在整个小镇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行，那些面目可憎的当权者，以及身穿着神圣制服的执法官，他们仿佛早已埋伏好等待伺机而动一样。

在审讯过程中，只要布里奥妮的证词和上一次稍有出入，聪明的审讯官就会微微蹙眉或者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于是她

会变得急于取悦审讯官，再次改变这个微小的出入，而身为受害者的罗比却毫无话语权可言，只能等待审判。仅有十一岁的布里奥妮纵然心头遍布疑云，可是看到周围如此多的正派人物支持她，她便又消解了自己的忧虑。在审讯官耐心而亲切的询问下，她也早已没有了撤销证词的勇气。她跳进了自己挖的陷阱，走入了自己亲手搭建的迷宫。布里奥妮选择将错就错，这样的选择也让她面临着姐姐与自己反目的又一大创伤。^[4]在塞西莉娅的眼中，一家人仿佛都不可理喻，她看穿了他们的势力与自私。父亲除了工作其他什么都与他无关，哥哥利昂只是个会点头称是的傻子。所有人都冷漠而自私，只要自己的事情不受打扰，其他事情都与他们无关。十一岁的布里奥妮就这样在权利和阶级的带动和压迫下，犯下了自己需要用一生来弥补和赎罪的错误。

3 创伤的救赎

朱迪斯·赫曼在指出，创伤的修复可以分为与他人和外界建立联系、对创伤事件的自我反思以及通过一些方式积极地进行自我救赎。^[5]在经历过创伤事件后，受伤者很容易沉浸在创伤中无法自拔，饱经创伤的折磨，对身体和心灵都造成极大的伤害。创伤的修复是重要且必要的，受创伤者需要克服心理障碍，从而摆脱创伤事件的侵扰，开始新的生活。罗比和塞西莉娅先后丧生于败血症和地铁站爆炸，最终，只有布里奥妮一人通过不懈的努力得到了心灵上的救赎。

布里奥妮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先是放弃了去剑桥深造的机会，而后成为了一名战地护士救治战场上的伤员。布里奥妮和姐姐一样与家中断绝联系，虽然偶尔会收到家中的来信，但是对家人也是采取冷漠的态度。她每天的工作繁琐而忙碌，从早晨到黄昏，一直在病房里进进出出，在走廊里来回穿梭，只有熄灯前的半个小时时间可以任护士们自由支配，许多护士选择用这个时间给家里写信问候，布里奥妮却只是写日记，她不想让父母过多的知道自己的生活。布里奥妮的一直在生活中封闭着自己，直到遇见了伤员吕克，吕克由于受伤意识不清把她认作自己的爱人，在和吕克交流之后，布里奥妮的心理渐渐发生了变化，心底隐隐升起了对新生活的希望。

在收到父亲的来信中，上面写到表姐罗拉即将和巧克力大亨保罗·马歇尔举行婚礼。布里奥妮来到婚礼现场，眼前的场景却回到了过去，她猛然想起罗拉红肿的手腕、罗拉肩膀上和马歇尔脸上的伤痕累累，以及指认当晚罗拉的沉默不语。此时婚礼上的罗拉盼望着能摆脱童年时期的最后一点束缚，自我欺骗般地 and 强奸犯一起跳入爱河。布里奥妮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真相，可当年身边的家人和那些所谓正直的法官却如何意识不到。父亲特意来信说明表姐的婚期，一切都已水落石出，当年的父亲和大家对真相都心知肚明，却残忍地任由一个不懂事的十一岁孩子

诬陷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

布里奥妮意识到自己虽然是当年悲剧的始作俑者，却也是受害者。此刻的马歇尔夫妇风光无限，而塞西莉娅和罗比却已双双离世。布里奥妮一直坚持着写作，与童年时期处于娱乐的写作目的不同，如今的写作目的是借写作抒发自己的愧疚和罪恶，她把自己的事情写成故事，每写到事情真相的时候，她却提笔不敢面对。终于在她的最后一稿中，布里奥妮勇敢地写出来真相，并让罗比和塞西莉娅终成眷属。对布里奥妮来说，这是一段曲折的成长史，也是自我疗伤的心理进化史。^[6]最终，布里奥妮成为了一名作家，年迈的她仍旧在思考，一位有影响力的女小说家如何能获得赎罪，受伤害的人已离世，这是一项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任务，努力奋斗便是一切，克服过去，克服伤痛，才是对自己的救赎。

4 结语

这部小说围绕布里奥妮、罗比和塞西莉娅三人展开，三人的一生都因为她年幼时期的指控而改变。三人都经历了心理创伤的迫害和磨练，甚至是活在过去的痛苦中无法自拔。只有认识到创伤的存在，并说出创伤事件和经历才能得到解脱，然后才能有勇气面向新的生活，克服创伤的最好方式便是直面创伤。最终，布里奥妮以小说的形式，让罗比和塞西莉娅在文学的世界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通过这个虚构的幸福结局，我们能知道，面对残酷的事实真相需要勇气，克服自身的伤痛与愧疚需要与自己和解的勇气。错误不可避免，甚至有时无法挽回，但是爱和宽容可以克服一切，人生需要与他人和解，更要有勇气与自己和解。无论何时，重新迈向新生活都不晚。

参考文献:

[1] Cat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 Baltimore and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伊恩·麦克尤恩. 赎罪[M]. 郭国良,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3] 王怡君. 麦克尤恩《赎罪》的心灵历史叙事解读[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6, 27(05): 68-74.

[4] 朱小燕. 《赎罪》和《追风筝的人》中主角救赎异同分析[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9, 35(02): 19-20+65.

[5] 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nery[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Basic Books. 1992.

[6] 耿峰. 伊恩·麦克尤恩小说中的“创伤”主题——以《水花泥花园》《时间中的孩子》和《赎罪》为例[J]. 山花, 2016, (1).

作者简介:

周晓宇(1998-), 女, 满族, 辽宁省沈阳市, 硕士, 研究生, 辽宁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